

針灸歌賦

針灸歌賦選解

陈璧琉 郑卓人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序

針灸歌賦，同其他針灸文獻一樣，都是歷代針灸家在臨床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其中包含着對於疾病的觀察、分析和治療處方的紀錄，從許多特效穴位中，作出重點的歸納。這些綜合性的寶貴經驗，通過實踐再實踐的總結而編成了歌賦的。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和指導性，為針灸處方取穴的準繩，且寫作體例，採用了歌賦的形式，簡明扼要，便於記誦，可為臨床實際運用之助。所以歷來學習“針灸歌賦”的人很多。

正因為限於歌賦形式，文字簡練，詞略而義廣，因之，體會較難，鉤研不易。同時，由於卷帙浩繁，更使學者感到茫無涯涘，不知所向。總之，這些針灸歌賦，都是前哲的經驗積累，只以缺乏整理注釋，不免使學者在学习中有一定的困難，也使這些醫學名著未能普遍地、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

在響應黨和政府發揚祖國醫學遺產的號召下，對於前人遺留下來具有豐富高深理論蘊藏着許多寶貴內容的著作，加以繼承和發揚，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本書著者有鑒於此，乃合編了“針灸歌賦選解”一書。內容拮其精華，去其重複；在注釋方面，深入淺出地闡明其意義。也就是說，編者把歷代名著針灸歌賦，選輯了切合實用的一部分，並就臨床體驗，作出了簡明而較通俗的注解。這些注解不僅限於詞句方面，而是根據經絡系統，將病候、穴位主治作用等，在符合原著精神的原則下，加以適當發揮。此外，對原著有刊誤之處，也都進行了考據校正；並在每篇篇末，將各病與取用穴位，按類作了統計，便於對照參考。所以這本書不但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原著的內容，學習它的辨證論治方法和處方取穴的規律，且將各家學說聯繫起來，可以使針灸取穴的基本法則，容易融會貫通，進一步領會它在臨床上的作用，而將成方加以靈活運用，提高醫療技術，為針灸療法開辟更廣闊的應用範圍。

在這裡特別值得介紹的，本書著者之一陳璧璠先生，是一位中

年双目失明的耆者。他为了适应当前需要,克服自己在写作中的种种困难,来从事本書的編写工作,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貴的。

至于选輯范圍,是否可以扩大,以及本書註釋方面是否仍作更多的补充,还有待于医界同志們繼續研究、实验,共同努力,使之不断提高,益臻完善。不过,本書在目前来看,在針灸学上已經提供了可貴的参考資料,对于广大人民,是有很大裨益的。

施今墨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于北京

目 录

序	1
一、标幽赋	1
二、通玄指要赋	55
三、玉龙赋	85
四、百症赋	128
五、四总穴歌	195
六、行针指要歌	203
七、十二经子母穴补瀉歌	213
八、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	227
九、胜玉歌	255
十、肘后歌	286

一、标 幽 賦

篇名簡介 本篇是金、元时代著名針灸家竇汉卿的著作。竇氏精于針灸，并且擅長外科，曾編有針經指南一書，內載标幽賦、定八穴指法、叶蟄宮圖等篇，对当时的針灸医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名为“标幽賦”的意思，就是將針灸理論与实践中的較為幽微、深奥、隐晦的意义，用歌賦的体裁，明显地标举出来，使讀者易于記誦和体会。所以本篇的主要內容，是綜合闡述針灸与經絡、臟腑、气血的关系，施术前后的注意事項，診斷方法，取穴宜忌，操作手法等等，其中并結合了作者的临床治驗和心得；尤其是重点地發揮了“針經”的精义，因而本篇有着充分的指导性，一向被認為是祖国針灸学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拯救之法，妙用者針。

針灸治病的范围很广，有良好的疗效，特别是使用簡便，不需藥品，对拯救危急的病例，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所以說“拯救之法，妙用者針”。

察岁时于天道、定形气于予心。

岁时，指一年中的时令，即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气候。天道，指自然界一切現象演变的規律而言。任何疾病的發生，必由其內因与外因所致；外因包括不正常的气候及其他自然界的变动等。所以在治疗之前，医者必須从發病的时令季节及气候的变化方面去考虑，这就叫做“察岁时于天道”。另一方面，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体質强弱有異，疾病原因不一，症狀的表現也不一样。所以需要仔細辨別患者的营养情况、精神状态、体力强弱、脉气虛实、病程久暫及其他致病的內外因素等方面，俾医者胸有成竹。此即所謂“定形气于予心”。以上兩方面都能够很好做到，也就可以能准确地診治了。

春夏瘦而刺淺，秋冬肥而刺深。

四季不正常气候对人体的影响，得病的深淺各有不同，針刺的深淺，也應該根据症狀有所分別。古人曾將四季中春溫、夏热、秋

涼、冬寒的气候，結合了当时常見的疾病，分为兩类。春夏的溫热屬陽，陽病在表，当时易感受的疾病，如春溫的風热、热病膚痛及各种外感暑病等，大都是邪在体表。治疗也應該以解表退热为主。針刺的穴位，一般都在淺表部，也是肌表皮膚的瘦薄之处，所以适宜于淺刺之法。即所謂“春夏瘦而刺淺”。而秋涼冬寒的气候屬陰，陰病在里，当时所感受的疾病，如冷風濕痺、筋骨攣痛、脾樞痛等症，病邪大都已深入筋骨間，其适应治疗的穴位，一般亦在深層的部位，針刺要深入較肥厚的肌肉，才能得到感应，發揮疗效，因此就适宜深刺的方法。即所謂“秋冬肥而刺深”，这种表里的区别主要也是說明了“病有浮沉，刺有淺深。”进針的深度，必須注意到太过与不及，灵活运用，才不致差誤或难以获得疗效。

不穷經絡陰陽，多逢刺禁；既論臟腑虛实，須向經尋。

經絡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直行的叫經，支而橫的叫絡。其中包括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奇經八脉、十二經別、經筋及無數孙絡等，貫串在人体上下、左右、內外，联系着全身所有五臟六腑、头面、軀干、四肢等組織和器官，構成了有机的統一整体。从这个整体出發，以陰陽相对的原則为基础，来作为經絡命名与分佈部位的区别。如內为陰，外为陽；腹为陰，背为陽；五臟为陰，六腑为陽等等。所以陰經多分佈于上下肢的內側及軀干的胸腹部，陽經多分佈在上下肢外側头面背腰部。肝、心、脾、肺、腎、心包，属于臟的是陰經；胆、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属于腑的是陽經。这些陰經和陽經之間，又分表为陽，里为陰，有其相互的或对应的关系，彼此銜接，由陰入陽，由陽入陰，从里走表，从表走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循环週轉着。这些概念，在中医生理、病理以及診斷、治疗上都有重要意义。灵樞經脉篇：“經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調虛实，不可不通。”經別篇也說：“夫十二經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因为疾病的發生，大都不外于机体的陰陽失去了平衡和协调，所謂“陰陽乖戾，疾病乃起”，在治疗上，就必須認識陰陽的規律，予以适当的調节。灵樞寿天剛柔篇：“用針之道，在于調陰与陽。”素問至真要大論：“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为期。”这都說明了經絡陰陽在發病机轉上的重要意义。但如

果不理解經絡、臟腑、陰陽与治病的关系，那又将怎样从經絡系統方面来調理不平衡的陰陽呢？清初医家喻嘉言曾說：“凡治病不明臟腑經絡，开口动手便錯。”这句警語，也就等于本条所謂“不穷經絡陰陽，多逢刺禁”的意思。

根据整体观念，某一臟或某一腑發生病变时，必将在同一經的循行通路上，表现出各种症狀，相应地便可以根据經絡来进行治疗。尤其是通过經絡的傳变，要調节臟腑的虛实，更需要根据經絡的相互关系，选取适当的孔穴，因为不同原因的疾病，可以表現同样的症候。例如头痛，若腦頂痛連項頸者，是足太陽膀胱經症；痛在腦頂者屬厥陰；痛在后腦者屬督脉；痛在二側头角者則为少陽；前額头痛屬陽明經，痛連魚尾者屬於血虛等等。倘医者不从經絡部位，分清表、里、虛、实，来采取对症的穴位，也就不容易获得良好的疗效。所以要对臟腑各种病变，找到補虛瀉实的主治所在，就必须事先要明确經絡所通，如本条所謂“既論臟腑虛实，須向經寻。”这也可見寻找“經絡所通，主治所在”，在針灸治疗过程中，是一个临症必要的准則。

原夫起自中焦，水下初漏，太陰为始，至厥陰而方終；穴出云門，抵期門而最后。

中焦，約在臍上四寸胃中脘之处，即臍眼与胸骨尖的中間。水下初漏，是古代計算时间的一种方式。当时都以銅壺滴漏作为計时器，其式样与計时标誌，历代虽有不同；但主要是用銅壺貯水，水滴下漏于受水壺，壺上有箭，标明时刻。一般是將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每一时辰划分为八大刻，二小刻，故一天有九十六大刻，二十四小刻；六小刻等于一大刻，总共百刻（楊繼洲說：一日一夜有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一时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計六十分，一时共五百分。）本条的水下初漏，即指壺水下漏于黎明，寅时的初刻而言。

“太陰为始，至厥陰而方終”，說明十二經循行体内的順序流注关系：首先从手太陰肺經开始，承接着轉向大腸、胃、脾、心、小腸、膀胱、腎、心包絡、三焦、胆，終于足厥陰肝經，然后再回复到肺經，繼續順序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是很有規律的。古人認為这也是运

行营气的通路。营气是中焦胃部飲食水谷的精气化生而成（它是含有广义的营养作用，包括血液在內），所以营气流注，也随着經脉的分佈，最初开始是起于中焦，再上注太陰肺經，順序轉向他經流傳，正如灵樞营气篇說：“营气之道，納谷为宝，谷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营無已，終而复始，是为天地之紀，故气从太陰出……”古人并認為营气之行，有迟速两种不同：速的方面，营行脉中，与脉外的衛气相偕，同受宗气的支配，一晝一夜，在全身繞行五十週；迟緩的方面，称为精專之营，不与衛气相偕，每一个时辰循行一經，一晝一夜的十二个时辰中，迟迟地总共只在全身繞行一周。这一周轉率的开始，其气常以“平旦为紀”。即在每天黎明寅时，当漏水下初刻的时候，营气首先从肺經开始，从此卯时在大腸經，辰时胃經，巳时脾經，午时心經，未时小腸經，申时膀胱經，酉时腎經，戌时心包經，亥时三焦經，子时胆經，丑时肝經。周轉一周之后，仍轉入肺經，适为明日的寅时（滑伯仁在十四經發揮中說：营气，常以平旦之寅时为紀，由中焦而始注手太陰，以次流行也。不言血者，气行則血行可知）。这种营气分时运行的循环学說，在目前虽尚难作出符合科学原則的解釋，但古代医家对此都是非常重視的。在按时取穴的治疗方面也有其一定的价值。

十二經各有許多經穴，是气血通行的必經之途，經脉的循环週轉，既是从肺經开始，所以营气也是从肺經第一个穴位出發，自中府穴出于云門穴起，循着各經穴位的起点和終点順序流注，直到肝經最后的一穴期門而終，即所謂：“穴出云門，抵期門而最后。”但肺經穴位的起点，根据十四經發揮、針灸大成等書，都認為始于中府穴；而甲乙經、千金、外台、蠡海集、錦囊秘录等書，却都与本条“穴出云門”句相同，認為是始出于云門穴。这两种不同的說法，也是值得提出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

正經十二，別絡走三百余支；正側仰伏，气血有六百余候。

手三陰：肺、心、心包經；手三陽：大腸、小腸、三焦經；足三陰：肝、脾、腎經；足三陽：胆、胃、膀胱經；共称为十二正經。这都是运行气血直接与臟腑相通的正常路綫（不与臟腑直接相通者，称为奇經）。每一条正經，分別有着絡脉，作为經与經之間的联系綫，并有許

多旁支，像河道支流一样的彼此貫通。所謂“正經十二，別絡走三百余支”的支絡，就是指三百六十五个孔穴而言。素問調經論：“夫十二經脉者，皆絡三百六十五节。”（节，即指穴位）也就是說，十二正經是体表孔穴的相連表綫，在每条經絡的綫上，分布着作为針刺点的經穴，相互联系着共有三百六十五个穴名（按历代医籍所載之穴名，如包括經外奇穴在內，則人身孔穴之多，更不仅限于365穴）。

經穴分布在全身經絡上，包括头、面、頸項、軀干及四肢各部，無論是正面、側面、仰起、伏倒，前后左右，到处都有穴位，可作为宣导气血的主要刺激点。所謂“正側仰伏，气血有六百余候”，就是对此而言。候，是指一种情狀或征象的表現，意思是說：气血循着經絡运行，由綫到点，在全身共有六百多个穴位，是能够表现出各种反应現象的所在，如压痛、癢、脹、麻、凉、热等感觉。至于全身穴位总数，甲乙經、千金翼方是649穴；銅人俞穴針灸圖經、十四經發揮是657穴，現代各針灸書籍，大都也是根据这个数字的。

手足三陽，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陰，足走腹而胸走手。

十二經的循行，供气血上下逆順的周流，各有其一定的走向。灵樞逆順肥瘦篇曾明白地指出：“脉行之逆順：手之三陰，从臟（胸）走手；手之三陽，从手走头；足之三陽，从头走足；足之三陰，从足走腹。”茲根据此种走向作一簡表，附供参考（見表1）。

从表中內容来看，可見十二經的循行方向是很有規律的，各經穴的起点和終点也都是依据这一走向来排列的。头为諸陽之首，所以陽經都会于头部，如表1、2、6、10三条手陽經，都是自手至头，以头部为終点。3、7、11三条足陽經，都是自头至足，以头部为起点。即所謂“手足三陽，手走头而头走足。”陰經方面，4、8、12三条足陰經，都是自足至腹，1、5、9三条手陰經，都是自胸至手。所謂“手足三陰，足走腹而胸走手。”这不但說明了經絡走向有离中性与向中性的分別，也是表示了經絡的“陰陽相随，內外相貫，如环之無端”（衛气篇）。依据經絡的走向，它的实用价值，更可以作为針灸临床診斷与治疗的主要依据。例如胃經在下肢部的三里、解谿等穴可治头痛；胆經在下肢部的光明、临泣等穴可治目疾（此二經都是自头至足）；大腸經在手部的合谷穴可治齿痛；三焦經在前臂

表 1- 十二經循行方向簡表

經	別	循 行 方 向
1. 手太陰肺經		胸走手
2. 手陽明大腸經		手走头
3. 足陽明胃經		头走足
4. 足太陰脾經		足走腹
5. 手少陰心經		胸走手
6. 手太陽小腸經		手走头
7. 足太陽膀胱經		头走足
8. 足少陰腎經		足走腹
9. 手厥陰心包經		胸走手
10. 手少陽三焦經		手走头
11. 足少陽胆經		头走足
12. 足厥陰肝經		足走腹

的外关穴可治耳目病(此二經都是自手至头);肺經在腕部的太淵穴可治肋間神經痛;心經在肘部的少海穴可治胸膜炎(此二經都是自胸至手);脾經在足內踝部的商丘穴可治腹部膨脹;腎經在足內踝边的复溜穴可治腹痛、腸雷鳴等症(此二經都是自足至腹)。諸如此例,不胜枚舉。這也可見十二經的走向,在循經取穴的治療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要識迎隨, 須明逆順。

迎隨, 是根据十二經循行方向, 来达到补瀉目的的一种針刺手法。灵樞終始篇:“瀉者迎之, 补者随之, 知迎知隨, 气可令和。”这就是所謂迎而夺之, 迎其气而刺为瀉; 隨而濟之, 隨其气而刺为补。但在临床上要掌握这一迎隨补瀉的手法, 主要必須辨明十二經循行的逆順关系, 如手三陰經从胸至手是順, 从手至胸是逆; 手三陽經从手至头是順, 从头至手是逆; 足三陰經从足至腹是順, 从腹至足是逆; 足三陽經从头至足是順, 从足至头是逆(參閱上条十二經循行方向簡表)。也就是說, 手之三陰和足之三陽經的順行走向,

都是自上而下，針刺時針尖向下順其走向轉針，隨而濟之為補，針尖向上逆其走向轉針，迎而奪之為瀉。至于手之三陽和足之三陰經的順行走向，都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在針刺時，補法是將針尖和轉針都向上，瀉法就是相反地將針尖和轉針都向下了。

况夫陰陽氣血多少為最。厥陰太陽，少氣多血；太陰少陰，少血多氣；而又氣多血少者，少陽之分；氣盛血多者，陽明之位。

十二經氣血的或多或少，是並不一致的（詳見素問血氣形志篇，本條亦出自此篇）。這種氣血多少的差別，應用在臨床上，可作為補少瀉多的依據。茲將其分類綜合如附表（見表2）。

表 2 十二經氣血多少分類表

表，陽 經		氣	血	里，陰 經		氣	血
陽 明	手 大腸經	多	多	太 陰	手 肺經	多	少
	足 胃經	多	多		足 脾經	多	少
太 陽	手 小腸經	少	多	少 陰	手 心經	多	少
	足 膀胱經	少	多		足 腎經	多	少
少 陽	手 三焦經	多	少	厥 陰	手 心包經	少	多
	足 胆經	多	少		足 肝經	少	多

从附表来看，十二經氣血多少的差別，可分為三組：1. 手足太陽、厥陰，即小腸、膀胱、心包絡、肝四經，都是多血少氣。2. 手足少陽、太陰、少陰，即三焦、胆、肺、脾、心、腎六經，都是多氣少血。3. 手足陽明的大腸、胃二經，都是氣血俱多。這種氣血或多或少的比較，陽為氣，陰為血，也是出于內經的陰陽平衡觀念。所以按十二經的表里配合起來，適成為兩兩相對，陽有余則陰不足，陰有余則陽不足。例如：膀胱與腎為表里，小腸與心為表里，表的陽經多血少氣，里的陰經便是多氣少血。又如：三焦與心包為表里，胆與肝為表里，表的陽經多氣少血，里的陰經便是多血少氣。至于大腸與胃經氣血俱多，但與它們表里配合的肺、脾兩經，即手足太陰經，如果個別去和手足太陽的氣血多少相比較，恰又仍可以相對的配合起來。

即手太陽小腸經是多血少氣，手太陰肺經便是多氣少血；足太陽膀胱經是多血少氣，足太陰脾經便是多氣少血。像這樣陰陽表里氣血多少相對的比較，雖不是指實質的氣和血的分量而言，可是根據古人所發現的這一抽象的原則，在臨床實踐中，不僅可作為對各經治療方法上，宜忌的辨別，且對於針刺感覺與療效方面，也有密切的關係。

先詳多少之宜，次察應至之氣。

十二經氣血多少的差別，既如上述，在治療中必須“先詳多少之宜”，即首先當了解各經氣血或多或少的不同，來決定宜補宜瀉的手法，作為刺絡瀉血，刺經導氣的依據。例如眾所週知的委中穴的放血法，對急性病症的上部充血，內臟及腰背腹腔等的郁血，及炎症而起的大痛、大吐瀉諸症狀，在委中穴的四圍靜脈上微刺放血，可以獲得良好的效果。委中屬足太陽膀胱經，由於太陽經是多血少氣的，所以對於本經的實証，便適宜用刺絡法瀉血；相反的，對於少血多氣的經絡，就不適宜多用刺絡法瀉血。像這樣的分出宜忌，也是臨床操作中應有的認識。

其次，針刺要找感覺，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即本條“次察應至之氣”的意思。中醫學說中，對於氣的含義很廣，這裡所謂“應至之氣”的氣字的涵義，便是指針刺機體時所引起的各種反應現象，包括痠、脹、麻、熱、涼等感覺及放散情況，這些感覺的產生，涼感自麻而來，熱感自痠脹而至，是可以肯定的，而脹麻與痠麻的感覺，大都在血多氣少的太陽、厥陰經或氣血俱多的陽明經，比較易於出現。所以要消除病理反應的氣實熱痛和氣虛麻涼，用針刺來調氣補瀉，應當採取那些經穴和操作手法，來達到平復不正常的病理感覺，事先就當明確認識找到感覺的意義和性質，惟有適當的掌握運用，才能獲得一定的療效。

輕滑慢而未來，沉澁緊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熱而留疾；未至也，據虛實而候氣。

針刺感覺的產生與放散情況，每因被針的人與操作者的不同，所表現的反應現象，也是多種多樣而相當複雜的。所以有時很容易產生感覺；而有時竟沒有感覺。古人把這些反應現象，認為是氣

的“未至”与“已至”的分別，并将从操作者針下所感到的感觉，归纳为两种类型。凡針下去感到空浮、虛滑、松慢等，都是气之未来的象徴，不容易产生感觉；如針下去时感到沉重、澀滯、紧实有吸力等現象，都是气之已至，即針家所謂“針下得气”，亦即針的感通作用，就容易产生感觉。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許多因素的影响，但依据这几个原則去研究，怎样才能产生感觉的問題，是有其实用意义的。例如临床上，一般刺入肌肉时，是不易得到感觉的。如进入結締組織中，予以适当的提插，和捻轉或臥針，牽引結締組織，使局部組織緊張，便易产生感觉。又如針刺腹部穴时，由于皮下組織很松弛，脂肪很厚，是不易找到感觉的，如用压手輔助，就容易找到感觉。再如一般針背腰部的穴位时，采用側臥的体位，使背腰部的肌肉松弛，往往也不易找到感觉，如采用坐位，使背腰部的肌肉緊張，感觉就易于产生，也易于控制了。

至于如何来运用針下的各种感觉，对疗效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所以当針下已發現感觉的时候，气之“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便当根据寒热不同的情况，运用“热則疾之，寒則留之”的手技，作适当的調节。它的操作方法，就是热在表，宜作淺刺并疾出其針以瀉热，寒在里，宜作深刺并久留其針以溫寒，这也是古法中的一种补瀉原則。灵樞邪气臟腑病形篇，曾参合了脉象，对此有較具体的說明：“刺急者(寒多脉急)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热多脉緩)淺內而疾發針，以去其热……”这些寒热留疾的补瀉手法，在临床上如能辨証論治，灵活掌握，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另一方面，針刺如一时得不到任何感觉，即本条所称“气之未至”，便需要“据虛实而候气”。它的意义，是根据病人的营养情况、精神状态、体質强弱、气血虛实等方面，来采用候气的方法。如留針稍待片刻再刺，或因深淺不适，手法不当，便需要左右反复刺激，或进或退，或按或提，以找到感觉为止。然后再按病情使用不同的补瀉手法。不过感觉的产生也有許多因素，如始終不能产生感觉，也应适可而止，切不可过份的深刺和久留，一定要获得針通的感觉，以免發生意外。

气之至也，如魚吞鈎餌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閑处幽堂之深邃。

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针刺感觉的有無，术者在針下时也可以体会得出，当針体有反应的时候，所謂“气之至也”，針下感到澀滯，紧实，有吸力，如魚之吞鈎或沉或浮一样。否則如沒有反应，所謂“气未至也”，好像閑居在寂然無聞的靜室中，一無感觉。像这样是否能找到感觉的情况，古代針灸家非常重視，并強調了“气速至而速效”，始終認為它与疗效有密切的关系；如感觉很快产生針通，放散較远，見效必是很快的。灵樞九針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云。”这意思就是针刺必須要有感应，才能很快的产生效果，等于是風吹云飞一样。相反的，如果沒有感觉，說明局部和全身的功能已瀕于消失的程度，就不可能治好疾病，所謂“气迟至而不治”。这种針感与疗效的关系，在临床实践中，也是常見的事实。一般在初次針治有了感觉反应，其疗效确是較好的，而感觉反应的大小快慢，也可以定疗效的預后情况。但也有例外的，一般神經過敏的人，如稍予輕微的刺激，可能使感觉反应及于全身；而有些神經滯鈍或麻痹的患者，由于生理上、病理上的問題，就不会产生感觉。这些在針下過敏和滯鈍的特殊現象，当然不是正常的感觉反应，在临床上仍是需要辨別的。

現夫九針之法，毫針最微，七星上应，众穴主持。

九針，是古人所用式样不同的九种針具。它的名称：1. 鑿針，2. 圓針，3. 鍤針，4. 鋒針，5. 鈹針，6. 圓利針，7. 毫針，8. 長針，9. 大針。

九針中第七种的毫針，創制时，是取法毫毛的形式，針尖針身都很纖細灵巧，長短不一，故名为毫針，亦称为小針或微針。即所謂“九針之法，毫針最微”的意思。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观点，曾將九針在治疗中的作用，分別为九种，認為与宇宙間的現象各有所应。按照九針的順序，1. 鑿針应天，2. 圓針应地，3. 鍤針应人，4. 鋒針应四时，5. 鈹針应五音，6. 圓利針应六律，7. 毫針应七星，8. 長針应八風，9. 大針应九野（詳見灵樞九針論）。在这种分別相应中，毫針被列为上应七星，大意是天有七星，人有七窍，七窍的部位在头，七星的位置在天，兩者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將七窍联系了七星。

主要也是說明，在九針之中，能適宜于頭面七竅部位徐徐進針，或在其他部位能作持久留針之用；及治療痛痹等症，惟有毫針最為妥善。因九針中的其他八針，是專供淺刺、深刺、放血、決膿的使用，內中的圓針、鍤針，更僅是用于体表按摩，不能作為針刺。用途最廣的，實當首推毫針，它是針刺治療中的主體，可以廣泛适用于各種病症的任何穴位。這也就是“上應七星，眾穴主持”的意思。因此毫針的遺法，流傳最久，直到現在。由于制針技術的進展，它的式樣已改得更为纖細，即現代臨床上一般所常用的細針了。

本形金也，有蠲邪扶正之道；短長水也，有決凝開滯之機。定刺象木，或斜或正；口藏比火，進陽補羸。循機捫塞以象土，實應五行而可知。

中醫學術的基本理論，從醫療觀點到實際應用，都貫串了陰陽和五行學說。如把五行的屬性結合針灸療法，則針刺時所用的針具，便可與五行之一的金聯繫起來（金，內經列為四季中的秋令；稱它有肅殺之氣）。由于針灸術的發展，針具逐漸改用金銀銅鐵等金屬品製成，代替了古代的砭石，所謂“本形金也”；將它比擬作各種金屬制的武器，也有蠲邪扶正的作用。在臨床，按不同的症狀性質，選取適當穴位，利用針刺的各種手法，即可蠲除邪氣（排除病理產物），扶補正氣（增進機體的功能），從而達到平復不正常的病理現象，而治愈疾病。

“短長水也，有決凝開滯之機”，是指經絡散布全身，長短不一，像江海與河道的支流一樣，可供氣血川流不息的運行。倘若氣血在經絡中運行有了障礙，如屬於血實的局部充血，或淤滯不得暢流；屬於氣實的興奮過度不得安寧，都可以利用針術去疏通宣導，如同河道在淤積或泛濫時，可用疏濬或決水的方法一樣。因而將經絡比擬為短長的水道，並列為五行屬水的一類了。

木是五行之一，樹木枝干的形態，有斜正曲直不同，而針刺在決定穴位後，針進肌肉中所保持的角度，也有直針，斜針，橫針等等不同。如一般經穴，大都保持90度的直角式進針，背脊胸椎七節以下諸穴，都從45度斜角度刺入，頭蓋部與胸骨部若干穴位，大都從15度銳角沿皮橫針刺入，這些或正或斜的針刺在身體上，如同樹木

枝干有正斜的形态一样。所以说“定刺象木，或斜或正”，将它与五行的木联系起来。

五行中的火属于阳性，古法治疗一般羸弱的病人，为了避免使经絡突然受到针体的寒冷刺激，往往先将针含在口内加温，然后刺入。这种温针法，虽与烧针尾，或直接用火燃烧的燔针不同，但其作用也相当于用火加温，或烧热一样；所以认为口藏温针法，含有火的意思，将它与五行火的属性联系起来。

针刺手术完毕，当出针之后，一般都是将消毒棉花在扎针部盖上，揉擦数转，使针孔闭合，这种方法，也相当于古人循机捫塞的意思。循机，就是循着经絡气血往来的途经，在穴位的局部或附近揉捏；捫塞，就是在出针后，捫塞住针孔，略揉片刻，使其闭合。古人认为这样是等于用土将针孔塞住一样，可以联系到五行之一的土的属性，所以说“循机捫塞以象土”。

上述几个五行相应的例子，其实是古人用了五行学说，来作为针灸疗法上的一种分类说明的方式方法。本条最后指出“实应五行而可知”的意思，实质上就是说，针灸治病，首先要分辨邪正，又需要明了经絡所通，然后才可以蠲邪扶正，决凝开滞；而进针要保持一定的方向；对患者要根据体质与不同的疾病，适当地应用温针法；出针后更需要略揉针孔使其闭合，这种种也确是临床上必要的措施。所以用五行学说作为主要的逻辑方法，产生了医疗概念，来指导实践，它在实际应用上的价值，是不容漠视的。

然是三寸六分，包含妙理；虽细植于毫髮，同貫多岐。可平五臟之寒热，能調六腑之虛实。

三寸六分是指毫针的长度，灵樞九针十二原：“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按九针篇所说毫针之长度，亦作一寸六分）。植，是筑墙所需用的木柱，当墙两端的叫植，在墙两边的叫榦；细植就是形容针体的细而尖长。

针刺治病的微妙作用，从疗效的证实来说，如手部的合谷穴能治下颚齿痛，足部的内庭穴能治上颚齿痛，头顶的百会穴能治脱肛，小趾端的至陰穴能治头目痛等等。像这样以病灶和针治所在的距离相比较，似乎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疗效。但在临床上如果